

## 小米、祭儀與文化實踐：行動中的「東華小米園」

胡克緯 Salizan Istanda Takihusungan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生三年級

### 摘 要

本文以行動中的「東華小米園」，作為筆者參與文化實踐的過程，透過反身性思考與研究者生命敘說的自我揭露，探究東華小米園行動的多元意義。在「教室有部落」的社會情境下，逐步以小米的復育、祭儀與文化實踐的自主學習，探討原住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如何在高等教育的場域中具體實踐，連結在地知識與高等教育的對話，透過「彎腰做農人」的做中學理念，讓參與者從中反思文化知識的實踐如何跨越單一族群，建構「小米農人共同體」，強調研究者的積極參與，並將研究結果直接應用到社會實際情境中，與行動中多重面向的土地文化經驗及所面對的族群課題、張力及拮抗辯證的複雜情境，作為本研究實踐參與的基進位置與深入詮釋的文本。

關鍵字：東華小米園、教室有部落、行動研究、小米農人

## 一、 夢中的小米園

遠古時代有兩個太陽，輪番照耀大地，於是布農族的獵人將其中一個太陽的眼睛射傷，從天空掉下來，太陽告訴父親：「你們弄傷了我，是對天神不敬，所以必須每個月都要祭祀，依照月亮形狀的變化，展開每一個月不同的祭典。」教導父子之後，太陽又回到天上，化為黑夜裡的月亮。（洪健榮、田天賜 2004:465）

2011 年聖誕節前夕，筆者與國立東華大學布農族學生會向學校申請土地使用的計畫書正式核定通過，這一群從未擁有小米農耕經驗的年輕人，開始擁有了屬於我們自己的土地。那時大家拿著紅繩、短竹竿、鋤頭及剪刀，並帶著米酒來到原住民學院南側的大草皮上，立竿圈地，約莫 1 分地的大小，丈量出小米園最早的輪廓。於是，我們開始與部落耆老聯繫，尋求協助，同時，開始策畫如何依循著布農族小米畫曆的文化軌跡，逐步找尋曾經與「月亮的約定」。直到我們的學生主祭終於做了一個「好夢」，夢境裡有夕陽及流水，尋問過後，那是代表小米可以豐收的預兆！2012 年 1 月 9 日，我們邀請花蓮縣卓溪鄉 80 餘歲的耆老帶領我們進行布農族開墾祭。hudas<sup>1</sup>先以族語夾雜中文的解說與示範讓我們理解其文化內涵與祭儀過程，之後則帶領著同學在小米園開始進行開墾儀式，我們遵造耆老的指示，以手鋤向天祈福，並由眾人整齊地向同一方向進行來回墾地，動作必須迅速完成，大家必須進度一致，代表我們要懂得分工合作並祈禱爾後工作如此時般迅速、順利，結束後，耆老則是用教會的方式祝禱，完成我們首次的開墾祭儀。耆老臨走前特別叮嚀：「一旦開始，就不能半途而廢。」隔日，我們在這塊草地上緊接著進行全面開墾，土表逐漸露出原本的顏色，堆積雜草準備以後可以燒墾，那時正值期末考期間，多數同學皆是考試後就立馬來到這塊新墾地，手鋤鏗鏘有力的聲音迴盪在校園裡，似乎是多麼的悅耳，充滿生命。關於小米園的夢，就是從這裡開始。

小米園一開始命名為「布農小米園」，一來是因為當初計畫的主軸是以布農族小米文化為基礎；二來則是參與者是透過東華大學布農族學生會為主要推動組織。布農族擁有豐富的祭典文化，依造小米的生長、月亮的盈缺，不斷操演著土地的故事，那曾是布農人與月亮無形的契約。小米的生產不僅代表特有的飲食文化，同時，蘊含著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與布農族傳統社會的規範、禁忌、信仰與歷史文化，隨著資本主義興起、生產模式改變與社會文化變遷導致這樣的文化傳統已逐漸式微，尤其面對越來越世俗化的祭典現象，演變由公部門從上而下以節慶的方式，朝向觀光性質、行銷在地產業的舉辦模式，似乎，這些存在已久的問題已經離當初和月亮的約定越來越遙遠？也因如此，傳統布農族文化中小米和月亮的約定讓筆者重新思索自身文化的處境，透過反身性的思考，重新理解原住民族的知識青年的想像與期

---

<sup>1</sup> 布農語，對於長輩的尊稱。

待。從「布農小米園」到「東華小米園」也經過許多不同階段的轉變，在這些變動中也慢慢地形塑出小米園的行動意涵與發展理念。計畫執行初期，我們特別邀請原住民學院內各族群學生會召開計畫說明會，當時的想像是從布農小米園開始，陸續擴展其他族群的小米文化實踐，甚至多元的原住民文化知識，例如阿美族野菜、泛紋面族群的芋麻文化等，但是，礙於各族群學生會長年發展下已有固定的計畫執行，大多於寒暑假期間進行「部落有教室」的文化課程與服務學習，學期間則較針對內部人進行文化培育，凝聚族群認同。當時，多數人仍覺得小米園計畫會是一個負擔，甚至，農事需要大量時間與精力，為考慮能力與相關條件，大多沒有達成共識與參與意願。在這樣的發展下，人力往往成為初期發展最大的困境，加上多數同學沒有農事經驗，對於東華校園首次的小米復育行動則無前例可循。如同一位大一同學在會議中表示：

「一開始我以為這是屬於布農族學生會的事情，但是看到許多人都一起幫忙我也很開心，雖然我是布農族，可是有很多關於小米的事情我也不清楚，只是，我覺得每次工作或辦活動的時候，我有一個疑問就是學長姐怎麼都沒有來，對一年級的我來說，有時候會因為這樣就不想來了，因為沒有學長姐帶著我們一起做事，可是我覺得這些事情都很有意義，就像上次唱祈禱小米豐收歌，那種感動一直都持續到現在……。」(20120301 田野筆記)

因此，為了解決開墾初期及除疏期間所需人力，我們以打帶跑的方式號召更多元的人力加入，其中包括校外團體、跨院跨系的同學，甚至在校師長也加入我們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逐漸開始有了更多元的族群加入，包括非布農族的原住民同學及漢人同學，這樣的組成，確實也對東華小米園內部產生了影響，因此，在後續的內部會議中，我們提出未來的方向將不再朝向單一族群小米文化的發展，與布農族學生會的關係則轉變為夥伴關係，待日後另創組織，集中人力與相關事務，因此，2012 年 5 月底舉辦校內射耳祭，我們正式以「東華小米園」執行後續行動，布農族學生會則成為共同主辦單位，「東華小米園」的組織開始邁入新階段。

葉秀燕為小米園首任小米總監，同時也是小米園草創階段重要的推手。她在(土地、小米與文化地景：「東華小米園」的文化實踐與社會參與)(2013)一文中，則以「校園農藝」的原住民文化行動逐步在東華校園內種出了一片族群文化地景；更透過師生自主學習促使校園與部落成為「學習共同體」(葉秀燕 2013:58-59)。筆者進一步補充，在「教室有部落、耆老是老師、學生為主體」的理念訴求下，2012 年 9 月，小米園正式對外招生，我們開始「不斷地練習」如何將理念宣傳，並且凝聚內部共識，以「小米運動」開展我們在校園、部落的深耕學習及文化認同道路，包括校內參訪活動、招生相關計畫以及媒體報導與網路宣傳，都使得行動與理念越來越明確。隔年暑假，我們首次參加水保局舉辦第三屆大專生農村洄游競賽，在花蓮玉里鎮的春日部

落，小米園以「彎腰做農人」的計畫主軸積極參與部落事務與農村議題，並與春日國小合作開創「春日小米園」，企圖找回已經消失快 50 年的小米文化，從中，我們也更加確立了從此發展的方向，如同葉秀燕所說的「學習共同體」（2013:57），在社會參與及文化實踐中，我們連結了「教室有部落」及「部落有教室」的理想，並開始透過農藝耕讀，不斷找尋新的發展與價值。

## 二、 探索小米園的路徑與方法

本研究選擇行動研究作為共創「東華小米園」的研究取向，目的是以參與者為主體的小米園，藉由開放地自我學習獲得改變，並能將學院知識應用於族群文化實踐中，從中反思高等教育中的原住民知識應如何被建構，並透過不同生命位置的敘說與理解，重新認識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連結部落與校園的協同合作，透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也將田野調查作為討論小米文化與知識實踐的基礎。透過行動研究，共創「東華小米園」的意義，並透過協商、互惠與賦權增能的過程，讓原民院師生可以共同反思高等教育中的原住民知識應如何被建構，並透過不同生命位置的敘說與理解，重新認識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以 Lather (1986) 提出「研究即實踐」為基礎，從「協商、互惠、賦權增能」作為行動參與的主要面向，並在不斷建構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行動中的意義，尋求暫時性的「卡榫」，一種鑲嵌在社會網絡與意義之網的關係，使得研究者處於更深入底層的涉入位置，企圖理解自身與他人之間的意義，進而產生更多的行動，創造更多的理解與實踐，累積更多行動而來的知識，形成不斷自我揭露與共享「東華小米園」的意義。

Kurt Lewin (1890-1947) 為創建「行動研究」及完整架構與方法的社會學學者，後由教育學者引用至教育研究的領域，發展至今研究成果十分豐碩。但是，行動研究並非僅應用於教育，在其他領域裡也有行動研究的存在（鄭增財 2006:19）。例如 Whyte (1911) 出版《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一書，探究工業及農業領域中的行動研究的相關議題。另外，Lather (1986) 提出「研究即實踐」為基礎，從「協商、互惠、賦權增能」作為行動參與的主要面向，並在不斷建構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行動中的意義，尋求暫時性的「卡榫」，一種鑲嵌在社會網絡與意義之網的關係，使研究者處於更深入底層的涉入位置，企圖理解自身與他人之間的意義，進而產生更多的行動，創造更多的理解與實踐，累積更多行動而來的知識，形成不斷自我揭露與的意義。東華小米園自 2011 年底創建，本文則主要聚焦於這近 3 年來的參與觀察與親身實踐。

## 三、 小米帶來的改變與可能

小米研究大都以生態知識與植物學的討論及散見於民族誌的描述為主，例如徐雅慧、戴永禎（2006）以南投縣望鄉部落小米種植作為文化生態

學的分析，另外，「種植小米」作為主要研究十分欠缺，其中又以自我敘事或行動研究的論文焦點較符合本研究計畫的實踐目的與研究取向。余桂榕 2008 年在《文化研究》發表的〈小米文化與原鄉婦女的生命力：布農族部落中的一對母女在小米中的對話〉<sup>2</sup>，以及蔡嘉琪 2010 年的碩士論文《小米文化產業之創新——以台東紅葉村布農族為例》，這兩篇文章，筆者認為從實踐小米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雖然前者主要以女性的角度去詮釋與母親共同種植小米的過程（余桂榕 2008:152）；後者則以耕作小米的田野現場文本，作為文創產業的故事創生與經營構想的基底（蔡嘉琪 2010:13-20），但是，皆為強調以「小米經驗」作為互動的過程，從中反思與文化、自我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余桂榕（2008）是以「局內人的角度」在家鄉的部落與母親共同種植小米；蔡嘉琪（2010）則是以「局外人的身分」與在地族人共同耕作，兩位作者共同討論到女性經驗及小米/作物的變遷和祭儀的社會文化意義，但也揭示了不同族裔身分在自我處境上文化的感知與反省，深入了文化的底層，以親身參與和互為主體的研究過程進行書寫和創造文本，這樣的研究基礎成為本研究計畫主要的參考「位置」。從小米園計畫的參與者和間接參與者<sup>3</sup>來說，兼具了局外人與局內人的觀點，除了不同社群的族裔內部組成，也包括了來自其他多元族群的身分背景，在「布農族文化」的泛意識形成中，又是如何扮演了什麼樣凝聚的力量與過程，促進族群研究的動力與增進學生們彼此的學習，這些皆為本研究計畫持續觀察的議題與面向，而最大的不同則是余桂榕以及蔡嘉琪皆為「個人」進入研究田野，以「自我」和報導人的互動作為主要的反思。然而，「東華小米園」則是以「群體」進行行動，將校園視為「部落」，整個參與行動則兼具了民族教育、自我認同與食物革命的多重面向，也因為本研究仍在持續進行中，尚有許多「正在開發」的議題值得做更深入的觀察和研究，而本論文則將從環境、組織與行動中，進行文化的創造與小米復育的工作，為本研究計畫作為實踐參與的基進位置與詮釋的田野文本。

小米，為台灣原住民族重要的民族植物，從神話傳說、土地信仰、物質文化到日常生活，更蘊含著豐富的在地知識與特殊的文化意義（黃啟瑞等 2009、黃啟瑞等 2011、董景生等 2005、董景生等 2010、劉炯錫 2000）。然而，傳統食物系統的變遷受到其歷史脈絡的影響造成許多文化不斷流失（張瑋琦 2011）。因此，藉由種植小米，傳承在地知識，也成為創建「東華小米園」的核心目標之一，透過種植小米，修補斷裂的文化知識，重新尋回原住民與土地的親密關係，並開展了文化復振、小米祭儀以及一連串文化實踐的過程，透過師生合作、部落參與，營造「教室有部落」的文化空間，企

<sup>2</sup> 此篇文章同時改寫自余桂榕（2008）的碩士論文，題目為《採收自在：布農部落婦女生活教育的故事》。

<sup>3</sup> 布農小米園計畫在原住民族學院實施，是以公開活動的方式來執行，也會受到計畫效益的影響，不同於部落實際種植的情況較屬於封閉性、家族性的活動。

圖強調以學生為主體的文化實踐，增進族群發展及文化研究的動力，不斷建構、創造自身與小米園多元意義的可能。在動態的行動過程中產生之知識，才能貼近行動者對知識之需要（陶蕃瀛 2004:36）。當我們不再種植小米，代表著某些傳統文化的消失，維繫傳統的重要，不只是肯定多元文化的價值，從校園部落出發，更講究的是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創造更多族群研究與文化發展的可能，藉此得以凝聚認同，企圖以實踐行動，重新認識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但是，小米園在東華大學所帶來的具體改變則更多了不同層面的意涵，包括民族教育、可食校園、文化地景、學生自主學習、教師教學實踐等，在參與者不同角色定位中不斷延伸出複雜的行動意義。

首先，就文化地景而言，「東華小米園」在小米混耕的食物家園理念中，第一年小米種植計畫從開墾、播種、除疏、收穫、入倉、年終，加上射耳祭與嬰兒祭，大抵上已然完成布農族小米祭儀的復育與傳承；第二年小米種植則是以多元族群的小米對話開辦系列工作坊，以布農族、卑南族及撒奇萊雅族共同完成小米文化的推廣與活化；2014 年則是延續工作坊的形式，主要以台東達魯瑪克部落為重點學習部落。總的來說，小米園從小米祭儀的復育基礎不僅兼具傳承的意涵，同時也逐漸朝向「文化展演」與「文創發展」的可能，有別於原鄉部落推行的小米復育行動較著重於單一族群小米文化資產的技藝／記憶傳承，更展現了「東華小米園」的能動性與創造力，在全台唯一的原住民學院中也意味著原住民主體知識具體實踐的意涵與挑戰。例如 2012 年 10 月，小米園第二次舉辦嬰兒祭，就是融合了布農族文化內涵轉化成有別以往的迎新活動，甚至成為小米園日後招生的「傳統」；另外，小米園與布農族學生會在第二年的收穫工作坊中，也以 TakiNDHUan 的新創氏族名做為舉辦射耳祭文化活動的發想概念，從中，便是具體展現其能動性與創造力的發展歷程，更重要的是，小米園為肯認在地知識，特別頒發「榮譽博士」給予對小米園擁有特殊貢獻的部落族人與社區耆老，目前共有 7 位，包括布農族、卑南族、撒奇萊雅族、阿美族及創建「小米集力所」的主要建築師，來自南華社區的客家阿公。也就是說，榮譽博士的頒發不僅是小米力們對於耆老們的感謝，對於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來說則是落實了多元文化精神與民族教育的在地實踐，甚至，跳脫了現有的教育體制，注入嶄新的活力。

「東華小米園」的發展模式值得關注的是由下而上的自主發展，進而，對於教師課程設計、外部資源連結也開始產生了更多的影響。葉秀燕老師為原民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師，自小米園開創以來便積極投入，並以自身專業帶領小米園同學思考族群飲食相關議題，甚至，在她開設的課程中也逐步將小米園行動融入教學設計，並創建 FATS 團隊，不斷擴大行動參與者，更結合「飲食與族群」、「原住民物質文化」、「觀光與展演」、「觀光文化研究」等課程的修課學生實作參與，進一步建造「小米集力所」、「良食公社」，2014 年初，在小米總監卸任後，進一步創建「良食菜園」與「生活憩息」基地，更常態性的結合「良食公社」系列活動開始專注於可食校園與飲食實踐的發

展。「東華小米園」的整體發展，在 2014 年初開始便透過各個新／心據點的設立開闊了行動者的視角／腳，包括「春日小米園」是透過與在地小學合作，主要以食農教育推廣在地飲食文化；「達魯瑪克小米園」則是與「東華小米園」年度計畫相互輝映，擴大工作坊的參與形式；「巴喜告小米園」則是透過筆者返鄉與家人共同耕作，以不同發展模式逐步建構夥伴關係的多元連結，使得小米園的小米精神與內涵也展現了不同的發展階段。

小米園並非以學生社團自居，而是以行動組織為目標。經過近 3 年的小米園發展歷程，從參與者的自身改變，到開展不同理念的行動目標，包括飲食、祭儀、環境議題、物質文化等，在不同階段皆由不同參與者賦予不同的意涵。例如一位都市原住民的同學自參加洄游農村與小米園相關行動之後，便深刻表示他能夠開始體會父母選擇做農的辛勞與理解土地的價值，甚至也展開行動投入自身原鄉部落小米文化的復育，更多漢族同學都是因為想要學習原住民文化而參與小米園行動，從中，從誤解、欣賞到認同，也都豐富了小米園的互動學習與對話。「東華小米園」，已經不是純粹在種植小米，而是成為跨族群的學習平台；這群學生農人，也不僅僅是做農而已，而是企圖翻轉我們對於農人的想像，試圖從農藝耕讀中尋回一種土地與人的親密關係，從中，更是培育小米力<sup>4</sup>們可以自我培養競爭力，從規劃、執行與實作，培育族群文化相關事務能力，甚至結合自身專業背景與課程學習，在小米園中延伸出不同的議題與關懷，放遠未來，此行動效益仍然具備影響力，值得持續關注後續發展，尤其，在 2013 年底，小米園首次進行交接，正副執行長正式移交給大學部同學經營，對於小米園的發展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世代交替、組織健全發展，並以永續經營持續走向文化實踐與社會參與的學習模式，隔年 2 月，小米總監也交由族文系羅正心老師擔任，更是希望讓更多師長能夠提供不同的學術專業與熱忱，共同與小米力們創造「東華小米園」的故事，打開視野，不故步自封，增進師生公共參與，也成為未來小米園發展的新方向。

#### 四、種下「東華小米園」的故事

作為小米園計畫的共同發起人，我選擇以小米園的故事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具備一種永續發展的概念，企圖從學習中實踐文化，帶動原住民族學院以學生為主體的小米文化復振，兼具教育的功能與跨文化學習的溝通，打造多元族群共榮的學習空間，作為一種認同的力量、族群飲食的美學，生態知識的保存與累積文化發展的動力。行動研究的主要內涵注重參與和實踐，Lather 在 1986 年針對實踐取向哲學提出「實踐取向研究典範」時，將「行動研究」方法與「批判民族誌」方法納為組成此一研究典範的兩股力量（夏林清 1996:99）。夏林清指出：

---

<sup>4</sup> 東華小米園的參與者自稱為小米力，意為集結眾人之力，透過小米改變世界，好比一粒小米茁壯結穗，能夠結成成百上千顆的小米粒/力。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依賴實踐，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歸宿，最後都離不開實踐，因此一位研究者的行動研究就是他的實踐，因為在他的行動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對特定現象的了解分析（理論）與探究（研究策略的實施），亦即 Lather（1986）所指的「實踐是理論與實做之間來回著修正兩者的辯證張力。」（夏林清 1996:100）

因此，「東華小米園」的實踐行動，是以 Lather 提出「研究即實踐」為基礎，從「協商、互惠、賦權增能」作為行動參與的主要面向。首先，從「東華小米園」共識的形成，以及如何透過撰寫計畫與學校進行協商，再來，如何透過祭事曆板進行開墾，與耆老的溝通、部落的學習，如何整合不同社群、部落的耕種模式與祭儀過程，甚至「夢占」等相關禁忌如何重新被理解以及重新運用，都在這個不斷循環的協商過程中有不同因素的考量與選擇；接著，小米耕種期間需要大量人力及規劃，如何透過「換工制度」的建立，使得「東華小米園」及其他共同參與者也能達到互惠互利的原則，包括時間的調配與進度的掌握，尤其這是一個嶄新的試驗，對於多數的學生在欠缺實務經驗的情況下，勢必也會遭受到許多不同的挑戰，也因此相互溝通與保持組織良好的運動就十分重要；最後，透過小米知識的建立、傳播，增進原住民族學院的學習環境，深入理解小米運動的文化內涵，都有助於凝聚族群認同達到自我肯定以及賦權增能的目標。

我在尚未進入小米園的田野中，是一個從未做過農事的原住民青年，我知道所有關於自身族群的文化知識，幾乎都是藉由書本上的知識得來。因此，在東華種植小米的過程，不僅只是找尋自我的文化認同，更是不斷反思原住民知識青年在當代社會中的角色定位，也重新理解做為研究族群文化的學生／學者們，究竟是「誰在說什麼樣的知識？」進一步地，我開始逐漸關心飲食、農業、環境相關議題，更能設身處地的在天、地、人之中重新建立與土地、族群、文化的緊密關係。假設我們若只是單靠自身的力量，其實很難撼動整個族群處境，就像從小，我總被告知不斷努力念書，便能功成名就，就連國小同為布農族的工友，也會特地跑來跟我說，感謝我幫助他在學校裡面可以抬起頭，比較不會被受到歧視，原因只是我可以常常上台領成績優良獎，甚至，代表學校參加「國語演講比賽」，長大後發現，書念得越高，只是離部落越來越遙遠，擁有了好的工作，只是讓自己的生活無虞，對於周遭的族人其實一點幫助也沒有，我們不斷被教導著要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追求幸福的人生，其實卻時常忘記了要懂得分享，忽略了公共的價值，遊走在專業知識與傳統知識的這一代年輕人來說，一方面要為了自己不會說族語而感到焦慮，又要學會更多的專業知識才能夠說服別人理解我們，甚至建構原住民知識體系的主體。因此，小米園種下的不是復古式的浪漫，假想我們過去生活的美好，反而是一種力量，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我們應當如何生存、延續、傳承，使得文化具有生命、創造、發展，尤其面對多元族群共存的當代發展，我們是否可以尊重、包容與認同。「做中學」的守則往往是行動先於



理論，且大都具有務實取向、解決問題、改變現狀的協商空間，往往要不斷的自省，以後設思考重新理解、調整未來行動的方向，因此，有時候會受到衝擊與挫折更是常有的狀態。例如，過去，我可能不太理解，一件良善的事務為何可以受到個人利益的喜好而有所偏差，後來，我逐漸明白每個人都有自身位置的視野，都可能有不同的「看見」，而所謂的良善，其實也是多元的，不會只存在一種方式。例如初期家人知道我們在種植小米，並開始學習農事的時候，大都無法理解，為何大學教育要去做他們認為過去已經淘汰的事務，就像我們會常聽到：「不愛念書，那就回家種田。」甚至質疑嘲諷，認為這是一件不切實際的作為。來自家庭的質疑、改觀與支持，也是大部分小米力們皆會遇到的情況，甚至包括同儕間的觀望、疑惑。但是，我們也發現，現在你想回家種田，可能連土地都沒有了，也有可能受到汙染、被政府徵收、被財團壟斷，甚至，找不到健康、原生種的種子，找不到懂得耕作的農夫，做農，可能成為未來足以改變世界的一件事。我時常想起，有幾位朋友對我說，他們很討厭做農，因為從小就跟著家裡務農，那樣的日子很苦，也時常受到欺負，我不要也不想再去過那樣的生活，看到你們在種小米、地瓜、玉米……，我覺得就像在嘲諷著我們過去的生活，因為，你們自以為的美好，是建立在我們過去的痛苦之上。我，逐漸知道，種下「東華小米園」的故事，就不是我自己的一廂情願而已。

## 五、 走過・再下一個小米時序

小米文化的耕種不僅承載著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藉由「人」為媒介而存在，其特殊的文化價值與形成的生態知識也反映多元族群的社會意涵。我們目前已進入到第三年／期的小米耕作，以及 2013 年秋耕小米的試作，耕作方式以分區輪作的方式，從撒播、條播、混種皆有不同程度的嘗試，循著不同族群的文化內涵我們逐步學習不同的「地方知識」，同時，也會將小米現代農耕技術及其他友善土地的農法做為參考，透過田野調查、舉辦講座、參訪活動、讀書會等方式共同學習，我們常彼此告誡說：「無論如何，小米不能斷。」如同卑南族耆老告訴我們的，撒播小米就像撒下一把文化的種子，只要一顆可以發芽，就有機會能夠茁壯。透過這些實踐，成為行動中的小米園，並在「來回建構」、「正在成形」當中逐漸浮現幾項議題：**傳統與現代如何再現？小米園的青年如何成為原住民族社會的青年？校園的小米園和部落的小米園的關係？如何成為不斷在行動中的小米園？**

「東華小米園」作為一種批判與實踐，同時具備多元族群的小米文化與再現，企圖從學習中實踐文化，帶動原住民族學院以學生為主體的族群相關研究，兼具教育的功能與跨文化溝通，並以小米文化的展演，打造新飲食文化空間，進一步作為一種認同的力量、族群飲食的美學，生態知識的保存與累積文化發展的動力。當我們不再種植小米，代表著某些傳統文化的消失，維繫傳統的重要，不只是肯定多元文化的價值，從「東華小米園」出發，

更講究的是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創造更多族群研究與文化發展的可能，藉此得以凝聚認同，企圖以實踐行動，重新認識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

小米耕作，藉由親身實踐、反身性思考，並透過共勞共做的過程，從自身改變進而到組織行動，每一個不同的環節都有屬於各自的經驗、記憶與情感，使得小米耕作的「校園農藝」如同「田野的技藝」不只是技術，也不侷限於田野當下，而是透過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的三者共構，形成的學術實踐（郭佩宜、王宏仁主編 2006:1）。「東華小米園」便是在行動者的參與中成為一種批判空間、實踐場域，從中，在參與觀察的田野裡，也隨著作物生長、季節轉換，伴隨著體悟、實作與經驗，逐漸形成一個意義之網，逐漸成為生命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東華小米園的發想來自筆者生命經驗的反身性思考，並針對原住民高等教育中的知識青年提出自主學習與族群文化的試探與實踐，從「布農小米園」到「東華小米園」的轉型，以及單一族群小米祭儀的實踐與小米系列工作坊的調整，包含現況發展及未來行動的可能，強調行動組織不斷調整與協商的過程做為研究場域的詮釋位置。基於此，本研究透過東華小米園的文化實踐，希望改變原住民高等教育重視實踐取向的自主學習，並能夠影響參與者對於族群文化實務的想像，重新肯認在地知識，修補學院與部落的知識斷裂，建構理論與實務兼容的原住民知識體系，營造多元族群共融的學習空間，展現原住民高等教育不同的「文化地景」。

至今，我們走過了 3 次小米時序，從 miu-luk 新芽、minbanitul 三片葉、mibuhutug 準備抽穗、misapah 已經出穗、kis-kis 開花、vali-nagsa 出現結穗的小米、mibulav 逐漸成熟到 masa-sa 完全成熟，還有卑南族、阿美族、撒奇萊雅族及魯凱族的小米生長紀錄，種子比我們更早適應了這裡，我們仍在學習，懂得感恩、謙虛，祈禱小米豐收，或許，答案就在那裡面。走過，再下一個小米時序。

受到驚擾的小米阿！

Maza tai-unian tu kaididazun tu maduh

我現在來安撫你們了，

Na si-ail saikin imuu tu is-aang laupa ku

希望你們因除疏所受的創痛能得以撫平，

Sanmahtu-ang kamu nitu milulu is panmikua,cis-unin tu mananatu kaimin

希望你們能快快長大，結實累累，

Sanmahtu-ang kamu talsusuus,minbubulav,mavishivishi

好讓我迎接你們回家。

Na mahtu in kaimin ilumah mastatala apasdu suu.<sup>5</sup>

---

<sup>5</sup> 布農語祈禱文，除疏階段，因會驚擾到小米們，因此在工作結束後撫慰彼此的心靈。

## 參考文獻

余錦虎、歐陽玉

2002 神話・祭儀・布農人。臺中市：晨星發行。

余桂榕

2008 小米文化與原鄉婦女的生命力：布農族部落中的一對母女在小米中的對話。文化研究 7:151-177。

郭佩宜、王宏仁

2006 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台北：巨流。

夏林清

1996 實踐取向的研究方法。刊於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胡幼慧主編，頁 99-120。台北：巨流。

徐雅慧、戴永禔

2006 布農族小米文化與生態的關係。設計學研究 9(1):63-74。

黃應貴

2004 物的認識與創新：以東埔社布農人的新作物為例。刊於物與物質文化，黃應貴主編，頁 379-448。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楊淑媛

2003a 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刊於臺灣人類學刊，第二期，頁 83-113。

葉秀燕

2009 從原「汁」原「味」到原「知」原「衛」：反思原住民風味餐／廳的文化社會意涵。臺灣人文生態研究 11(1):29-60。

2013 小米、土地與文化地景：「東華小米園」的文化實踐與社會參與。原住民農耕、文化復興與永續經營研討會論文。

蔡嘉琪

2010 小米文化產業之創新——以台東紅葉村布農族為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民族藝術碩士班碩士論文。

賴守城

2008 食物的文化經濟與農鄉發展：義大利慢食運動及台灣客家飲食運動的個案比較。農業推廣學報 24:45-72。

Anderson, E.N.

2005 Every Eat: Understand Food and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Appadurai, Arjun

2008[1997] How to Make a National Cuisine: Cookbook in Contemporary India. UK: Routledge.

Belasco, Warren

- 2008      FOOD: The Key Concepts. UK: Berg.  
Cresswell, Tim
- 2006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徐苔玲、王志弘。台北市：群學。
- Lather, P.(1986) “Research as Prax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56, No. 3, August.
- Leitch, Alison
- 2008[1997]      Slow food and Politics of Pork Fat: Italian Food and European Identity.  
UK: Routledge.
- Tam, Maria Siumi
- 2001      ‘Lost, and Found?: Reconstructing Hong Kong Identity in the Idiosyncrasy  
Yumcha, in David Wu and Tan Chee Beng (eds.) Changing Chinese Foodways  
in Asi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49-69.
- Geertz ,Clifford
- 2011      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楊德睿。台北市：麥田。